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九



禮

社稷



顓帝祀共工氏子句龍為社
列山氏子柱為稷
湯為早遷柱而以周棄代之
故遷句龍

者故止
立社曰太社
於庫門內之西立之
立社曰國社
於皇門之西

曰亳社
社於藉田立之
諸侯立三社

祭法云
立社曰國社
亦為百官下

夫以下立一社
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則同皆以勾龍配之
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濕

神而祀
社者五土之神

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社者五土之神

用當方之色為壇皆立樹以表其處又別為主以象其神

大傳說技野之事云先事而思祭一帝祈社又尚書其書云不用命戮於社則天子諸侯軍行皆載社主也其主郭注以石為上類故也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之木而立之

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社之田上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邱

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也以其各其社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邱

典端云兩珪有邱以祀四望望靈因云社稷其牲王制云天

同四望其玉蓋同也以社稷首象一生物子祭社稷皆大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也

郊注云祭社稷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用黑幣

如社設各牢不同牲也故云皆也祭日之晨王及

如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按周初未制禮邑祭日之晨王及

之特日亦用戊故召祭云我午乃社於斯邑祭日之晨王及

尸皆服絺冕司服云祭社稷五祀則純冕樂則大司樂云奏

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太簇屬聲第二者應鐘為用

三獻禮記云三獻文亦注其禮取血先墜於所祭之處以為

祭始血祭宗伯云以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脯肉及脯醢

豆三獻特牲云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罍所謂朝踐之獻

是為一獻也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

作奏太簇尸食訖賓長的醑尸謂之三獻天子太社必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

北牖使陰明也通其陽通其陰而已亳社之社於亳也

士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所者失之春秋亳社有所祈求禱祠

則祭之以刑官為之尸喪祝掌其禮國之社則為之尸若祭

注刑官為尸略之也春官喪祝禮云掌宗廟之社稷稱號以祭祝禮焉

東擊項籍遂入關因命縣為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

曹謹理枹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右稷以羊

豕人里各自裁以祠禮禮平帝時王莽去帝王建立社稷百

王不易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以后稷食官稷高帝除秦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

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斛

古宗廟皆方壇... 自漢後但太社有遷官社無遷故常二社一禋也至明帝... 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 禋以其使官也

晉書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社之祀... 禋表曰司馬... 禋表曰司馬... 禋表曰司馬...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禋... 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脩儀其神一位北向禋東向齋宮社壇

東北南向立以西為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為土禋各太禋... 兼祠部郎中... 兼祠部郎中...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禋... 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脩儀其神一位北向禋東向齋宮社壇

之用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以水酌之義與之相與之相維几三往返自司我治禮无的然明據終之敬乃行也
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率牲太祝令祭牲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為五壇

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菜盛為六飯稷以御黃稻以年黃梁以盥白梁以盥黍以瑚粢以璉其儀本之并制數音均

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為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立社祀於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也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為社

社稷亦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天授三年九月為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為帝

社壇於太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太社神其先農壇舊用改為帝社以後改為先農壇先農與社中是為帝社四清令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勾龍配制前之

其年五月詔於東都建置大社令禮官議立社主太常少卿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以為社主用石又按後魏

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博士議社主制度長短

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丈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請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方其下以象地體理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

檢舊社稷壇上四方布以方色唯中央數又飾以黃土唯中央數
章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廣五丈各分置四
方色說上冒以黃土說者云冒以黃土家上者覆被四方據
此合川黃土徧覆壇上今檢舊壇之上亦備方色唯中央數
又飾以黃土則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而舊制請准古改
造於是以前方色飾壇之四而及四際其上則以黃土覆之天
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為中祀類素天獻自今已後社稷外
為大祀大晉六年十一月勅中祀並用少牢至貞元五年九月
月國子祭酒包佶奏請社稷復依古制用大牢詔從之
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為萬人求福之祭也人非
土不立非穀不生土穀不可備故立社以祀而祭焉自經
籍及盛古執不同鄭文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勾龍后稷以
配食也按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嚮於北
牖下蒼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五岳樂用靈鼓崔靈恩云昔來所習讀鄭為長試

藉田

評曰按崔靈恩以鄭為長當矣稷者主有生長之功立其
神因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
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
今按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
神者五穀之長故也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
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於南郊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
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 冕而朱紘
躬秉耒天子三推天子藉田千畝於南郊諸侯百畝謂藉於東郊
躬秉耒天子三推躬秉耒也諸侯三公冕而青旒 以事天地山
川社稷先古先祖以為醴酪塗塗盛於是血取之敬之內宰詔
后帥六宮之人生種柝之種以獻於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
之太常備穀種黍稷種柝種內宰後宮生之者示種美也
也先種後穀謂之種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

其屬也人也持鋤也王籍謂王者籍田千畝所以親帥公卿以下親耕農人耕之也庶人終於千畝故曰帥其屬耕焉王籍人具收也黍黍稷也盛者謂籩簋

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

舊儀春始東耕于籍田官祠先農以一大牢百官皆從先農也五刑要文云立壇於田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

百穀乃制為籍田君置令丞穀皆以給大地宗廟粢神之

祀以為宗廟粢帝詔曰朕親耕為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

籍田籍田在田籍田有百首如署者故

宣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宣帝元和中正月北

巡耕於懷縣其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

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日以六牢祭耕

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

數如周法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

人治耕

魏氏天子親耕藉田藩鎮關諸侯百官之禮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于東京詔曰近代

以來耕藉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

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君公知士躬稼播

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官八里耕

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

東晉元年將脩耕藉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躬先農不

王祭四望則龜易祭社稷為禮則籍是以此不為無親祭之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其儀因已奏聞諸言則酌農

則籍是以此不為無親祭之也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置之辰地八

里之外輅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

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下耕壇太上皇后帥六宮之人

出種種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

社儀孟春上辛後古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青輿建青旗

著通天冠青幘青衮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
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藉田侍中跪
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
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君幸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
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令率其屬耕竟畝灑
種即擾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

永平中耕藉田用丁亥時有司奏正月丁亥可祀先農比未並用立春後亥王儉以為亥日藉田雖云九支也支有於亥日有用日有事於地用辰何解元辰云日耕也辰支也支有於亥日有用日有事於地用辰何
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啓盡而耕藉田禮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
沐浴裸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禮云耜耜載則置所乘輅上
普通二年又移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北城如南北郊別有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

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藉田祭先農用羊一
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
絲麻子大麥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
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壇四門又為大營於外設
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
於壇上无配饗食祭訖親耕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行禮播植九
穀納于神倉以擬棗盛稷並以餼餼料

唐貞觀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太宗**親祭先農藉田千畝之甸
初議藉田方百畝所在給事中太宗曰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耕於東南今於東不合古凡太宗曰

禮記人清亦何常之有日虞書云平秩東作已在東矣又乘
青駟指代黑駟者所以順於春氣以映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
郊蓋其宜也

於其遂定也

禮 帝社壇禮記疏云社在藉田之中詩載其篇序云春藉田而祈 改藉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

為帝社壇禮記疏云社在藉田之中詩載其篇序云春藉田而祈 禮畢躬御耒耜親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德注天子三推公

卿九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藉遂進初五十餘步盡壟
乃止耕畢輦還文惠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儀備
開元禮

禮 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節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耳

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

為勸乎農也則不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

通其有无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自勸矣啓

塾也得其耕時兩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實之堅

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

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

不圖而曰我特以是觀則固不可椰子厚文

鄭 曰天下之事莫重於農莫貴於農莫急於農從事則

案盜出矣財用蕃矣民生庶矣百事給矣風俗由是而純

禮節由是而以榮辱由是而知非聖君不能行非盛世莫

之行然則親耕藉田所以先天下之農而勸之誠人君治

躬之不可緩者是故 熙朝雍熙中 太宗皇帝首行三

推之禮有司奏畢 上顧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

千畝豈限三推乎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於戲 太宗

用心勤農事上追成周重穀之心也鄭少梅文

禮

天子宗廟

昔者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宗廟親也宗廟者因新物而薦享以申孝敬遠祖非一不可徧追故親盡而止因新

立五朝五朝五帝也立五廟五廟五帝也其祭尚乘先迎牲殺於庭取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入王裸以饗祭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天子宗廟

禮有三禮有以多為貴天子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而鄭玄以文武之朝曰祧不亦踈乎若以天子之祖功德則不立二祧二祧不廟與諸侯同何以為降殺哉虞書云七朝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成王六年制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為祖武王為禘祖非遠廟也周官甸掌宗廟而職曰守祧周公不稱祖禘為遠禘也當須神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逆云為遷主所藏矣

高帝今諸侯都皆立上皇廟高帝崩**孝惠**即位令奉常

叔孫通定宗廟儀法帝東朝太后長樂宮及間注數朝蹕煩

人作複道武庫南通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

出游高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子孫奈何乘

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有過事不當

公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有廟今渭

北衣冠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又尊帝廟

為太祖廟謂高祖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常幸郡國各立太祖

廟至宣帝太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凡所巡狩亦立

焉凡祖宗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

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宣帝

此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凡言便殿室者皆非

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

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祠宗廟一歲十二祠如問便殿

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衛思后矣太子矣后各寢與諸帝合世所初上食

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矣太子矣后園皆不奉祠

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謂郡國廟皆不奉祠

師之居朝親承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麻之官君不

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為宗廟在郡國宜勿復修奏可以高

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

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及太上孝惠廟皆親尺頃毀太上廟王宜墜園孝惠帝為穆主遷於太廟寢園皆罷脩

皇帝建武二年立高廟于維陽高帝為太祖文帝

為大宗武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維陽殺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時寇賊未平祖儀未設至十九年議立平哀成元帝朝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

陵節侯羣臣奉祠時五官中郎將張純大僕朱浮等議曰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雷雷事下公

祠祭長安故高朝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時戴涉奏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給祭高廟其成哀平且

廟去太守理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時在章陵使者在宗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

號曰中宗於是維陽高朝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二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

車服如大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曾祖祭皆就園朝禮記云王皆升合食於太祖

向於子禮記云王皆升合食於太祖禮記云王皆升合食於太祖禮記云王皆升合食於太祖

亂中興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禮記云王皆升合食於太祖禮記云王皆升合食於太祖

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遺後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

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

後帝承遺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朝五主世祖七主少帝三陵

之號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朝五主世祖七主少帝三陵

漢高祖 凡牲用一八太牢皆有副俸故高廟三王親毀之
亦但般祭之歲奉祠禮記之五節于始祖之廟一也王親毀之
為思德於萬祭之有備亦祭之於始祖之廟未則也
王世陳於廟而祭史事若還載故室迎送皆歸
平中董卓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
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二右皆奏毀之四時祭所高廟一祖
二宗及近帝四凡七

文帝受禪追尊太父曰大皇帝漢書後魏大皇帝考曰武
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
人禮禮記禮記於寢帝者於之非其其人明帝太和三年又追
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丈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朝之所
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神廟曾祖高皇補殿祖大皇帝共
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
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

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更奏定七朝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
為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為魏烈
祖於大祖廟北為二祀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祀其右
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祀其明帝時見有造廟及於祖三祖之
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祀之
禮禮記禮記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乃於昭廟立
廟而不在京師又以為吳大帝廟在吳郡立廟於吳郡立
廟於吳郡立廟於吳郡立廟於吳郡立廟於吳郡立廟於吳郡
亦無祖宗之號及劉禪廟則亦不立也

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母皇主為景皇帝
考文王為文皇帝權止朝後用魏朝

追祭征西將軍外郎章郡府君景京兆府君景京兆府君景

晉陵為孝皇帝皇太后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

本即附廟高祖崩神主升廟酌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

位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

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母為昭皇后七廟

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

為文皇帝明賜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

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

共庭而別堂

梁制七廟加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列王廟在

始興國謂之東廟夫嘉中徙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

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于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

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

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

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龜劉

之禮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多不親親下祭心

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

制祖宗之號列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

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

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較似為未允朕今奉尊

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

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

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為昭穆之

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

於今人所傳示德實如明昭廟行日以無宣廟一

虛有所傳昭德實如明昭廟行日以無宣廟一

訂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

山難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壇祭太和廟帝衣冕
與祭者朝服一卯遷廟之神主于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
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
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興
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
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大廟若復
齋白登便為一月併駕緬詳二理謂宜皆一可廢東山之祀
以此二耳之敬可勃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
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十
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
可冠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
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朝百
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今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
奉迎

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遷毀並同
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
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附太廟
五祭同梁制

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生魏父文王
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擬祖以上三廟遷遷至太祖
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
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
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大司空皇妣為元
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
統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
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
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高祖**立七廟太祖各一殿

唯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統
迭毀之法時孔部侍郎許善心等三案周制曰太祖以下多
而立後漢光武新平於祧拾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
君王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遺今補立七廟詔可既登洛
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詵曰今始
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更何所又下詔唯議別立高祖之
廟屬有行役復寢

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
考曰元皇帝法駕迎神主祔于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
祖崩增脩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
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
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至於孫知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盧意于
實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
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
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
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
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
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
六室

唐史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
同然記禮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
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無功德以備
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

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
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
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宜

廟而後為祔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蘇文

功臣配享

盤庚云效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

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

善正功曰勳勳成王業國功曰功功若伊尹民功曰庸庸法也

若信陳平司馬法曰若信陳平司馬法曰理功曰力力若伊尹戰功曰多多戰功

若多前勇謂敵功多若多前勇謂敵功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

司勳詔之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社以識其人與其功死

其死大夫曰茲于大饗於先王祭之謂告其神以尊若魯更告

又謂於此者以其上賞

制祭功臣於庭生時待饗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例

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秩以為

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像生時待饗禮大夫以上皆升堂

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

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丞祭所

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

此為舉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性貴者

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

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用死言有勇而無義死

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以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

三公朝立之位耳譙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

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六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

晉書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叙六功之勳祭陳

五事之品或祝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

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勾龍之能平水土

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

社不可乃遷榘而周弁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叙之
屬分主五方則祀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
雖明如各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
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
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此各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
各配食於主也今上迂廟臣宜從饗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
代公臣宜歸之陳留國使脩常祀允合事理

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為小禘於冬
萬物皆成其礼斯大近代禘禘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禘
祭不及功臣從之

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礼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
令禘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礼官李士等議太常丞韋
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身祿其後子孫率礼祭祭由是盛約
祠丞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禘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
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礼六功
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禘祭梁初誤禘功臣
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尊此義竊以
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
礼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

唐貞觀十六年自 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臣
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
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奏議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
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使疏遠小臣各出
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 朝廷輕矣
竊以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況 聖覽
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附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
而發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李校貢奉亦已
罷斥歸老禁止字李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 先帝配享

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權操復何人敢建此議意
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伏望聖慈重賜青犀以
傲在位東坡論用權權操配享節子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二十六

大學

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

其制曰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宮北之右其制曰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宮北之右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又云天子曰辟雍又云天子曰辟雍



讀書道善者詔之礼在尊宗書在上座周立三代之季

之致所與也季季於夏右氏之季文武中則學之以事者也大學之礼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

師也師尚父曰在冊書王亦端冕奉書而入師尚父曰在冊書王

而用及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實賤有等而下不遜也入大

業王經曲古之教者家有執業業王經曲古之教者家有執業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德力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德力二

辨志三年親敬業樂羣五年辨志三年親敬業樂羣五年

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暗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暗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制者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制者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俊士與執事焉又修六礼以節民性明七教俊士與執事焉又修六礼以節民性明七教

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尚俗養耆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尚俗養耆

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

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中年考校而又不變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中年考校而又不變

郊也不變移之遠遠也郊也不變移之遠遠也

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

本好刑名之言及本好刑名之言及

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自漢以來

善自濟南以生言詩於魯則中如公於齊則家因生盛則

齊大傳嬰言孔則博高學以言春秋於齊之胡則則

侯天下計然向風其音則也制曰

樂今禮廢樂崩朕其致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

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孝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

為天下先幸遺者東而幸之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第

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選事申自景帝時又翁為蜀郡守設孝校區張叔等十餘人

入京此孝二既成數蜀中子弟自是蜀之孝者比於齊魯焉

昭然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元初時劉向

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發羅罽毼遂與辟雍增元

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具是

後漢何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

學每春秋輒於鄴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

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首見拔者少

帝建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具是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

南胡憲陳留恭幸獎畢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

安貧童子穎川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

此所以成變也

五十在

承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

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

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

授兵戎未成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

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誨博士受業其

高才秀達李通一藝太常作品式從之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置博士上而元弟子後

漢初五年立大學於洛陽時慕李者始誦大李為門
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能遺弟子滿二歲
試通一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通二經
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
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
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二通亦為郎中郎
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
試試通亦敘用初以來崇立大李一十餘年而後生曰
由博元其長經諸生辨後高門子孫取者蓋其
名而元其長經諸生辨後高門子孫取者蓋其
經任人部者掌教因十依尊古法使二石以上子孫
年五皆入大寺明制國教李為先所以尊理為時養
後善同子官立十經博士取業一歲試其禮見其
世賞使視之者樂其茶聞之者羨其物以博王化以正風俗

晉武帝初大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大學生七十餘

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

今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子之貴

國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淫滑於是制立

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大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

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

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

也況今學義其類不可令人物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

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二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

車胤上言按二漢舊章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
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
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
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李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
常以領之每奉太常共研職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大興

初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

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

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北見皆不置博士武帝崇儒術以賈

馬鄭杜服孔王之徒章句傳注如林猶退張華劉寔居大常之

官以重儒教伏聞前省之制皆二分置二博士舊負十有九

人今五經合九人惟古詩合制皆二分置二博士舊負十有九

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原誠可深惜儀禮春秋左傳也鄭玄

於禮特明昔有蓋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自無不精究

陳規受孔子立明長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自無不精究

公羊高規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製梁赤加徒相傳諸

所交明或是一人以傳其孝遇王敷難不行音訂

元初於中堂立行大學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大學生六十人

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傳

手以代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大學太元九年尚書謝

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

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朝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

無章君子既與其列國子祭酒彭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

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取之詔

雖褒納竟不施行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

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摠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

四科科置學士十人

晉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

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士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

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摠明觀召公卿以下

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晉**永元初詔依

承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大學兩存焉思子助教曹

書既因君人若先教李為先將以高其邪情化人裁俗令

之建國而交李先李為先將以高其邪情化人裁俗令

之建國而交李先李為先將以高其邪情化人裁俗令

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

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

別起大學於城東後遷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小學於是

人多砥厲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

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

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

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

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文大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

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

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唐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省別立小

學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

冊加階敘自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

間國子大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

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

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子之內八千餘人

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

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後士二百員置弘文

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

綱目以上魏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

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西京國子監領六學

二曰大學生徒五百人每品及

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品及

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品及

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取品及

六曰算學生徒二十人取品及

七曰書學生徒三十人取品及

八曰書學生徒三十人取品及

九曰書學生徒三十人取品及

州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生律書等事同諸生皆限年

負大郡督中都督府上員各云十員下郡督府中郡各五員

負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一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

負也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每歲仲冬郡縣館監

謁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察設鄉飲之禮國定七年十月皇

太子詣國學行齒冑禮二十六年正月赦文古者鄉有序黨

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孝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

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孝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又勅

諸州鄉貢見訖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李官為之開講所司設

食弘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內孝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

士習爾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

人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孝生四門俊士停之

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孝以正風教勅

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大孝空設諸生蓋寡茲誦之地

寂寥無聲函文之間殆將不掃上序及此甚用憫焉其諸道

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心又鎮方面養其子弟

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冊六軍子弟皆習業者自今以

後並令補國子孝生欲其業重金器成琢玉日新敬德代

不之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孝讀書者聽其孝官委中書

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負數多少所習經

業考試等第并以供糧料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周制諸侯李曰類官類之言事所以班政也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孝崔雲思云諸侯為孝之法

朱橐有虞氏之序也序夏后氏之序也晉宗殺孝也

之言也於以考禮事也曾謂之米橐實帝上孝今載於

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為樂於此祭之也是聖恩云凡諸侯

先聖先師 禮樂之 ○ 後漢建安末魏國作廟宮于鄴城南。

東晉穆帝永和十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宗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

涉文學經論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

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東修復學校若非東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借緣免役者不得為生

明為條制令法清而人貴教曰人情重交而忽除好地而惡者多故真肯用心殊四能遠因非功替後生夜繼不復意章典業臨官宰正者務目前之理遂令詩書禮樂發頌聲寂冥昔

曰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絕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根本惟是學校

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傳固非先王之舊如射饗宗廟明堂雖是展轉參雜而有識之者

猶自可見且樂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尋復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官名後

世至躰統斷絕然而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制與古大不

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

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胥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個官司自秦漢以後錯

把做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六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

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學校全不可較大率因枝葉可

辨

以見本根到後世學校亦不是枝葉耳今則學所論但當
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
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
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細遠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
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畧見於周祖
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
是李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官下至於射天鳥至微至
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
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李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
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李校之官
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
書其下者李官設教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躰
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以蕩凌
德齊禘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
上與三公其事大躰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
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
事有躰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則不在官職官屬之中舜
之時自國子之外畧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
而賜之如此之備在周人李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
入李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君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李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交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這又見躰用本末無窮大抵李校大意唐虞
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了所以後
世之李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漢之事當東之
不觀今所詳編者要當推此意大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
認教為政全然自馳自秦至于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李

如武帝表章六經與大李不足論如光武爲諸生投戈講
藝初建三維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章戎狄
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正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
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十餘人亦不足道這
个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爲美觀惟是擾攘之國僻陋之
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弊筵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
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歟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
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道這個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
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
君徧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足觀却
不是文飾自有一个不能已歟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
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歟李者須深考其他制度
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設
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 東萊文

卷三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固有學仕焉而已者歸
教於閭里大夫爲父師之爲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
臣爲之師况其大者乎師有其人教有其業詩書禮樂以
本之干戈羽籥以文之天子於是養老焉世子於是齒胄
焉當正於是飲酒焉知大夫於是賓賢能焉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於是乎觀之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於是乎取之司
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
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教之也備其選之也至
善者必興惡者必廢則其李者皆勸勉愧耻而求爲君子
矣 李太伯文

釋奠

周制 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
始立李官者也先 凡釋奠者必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

有國故則不夷周有周公置官孔子各向莫之不合也

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亦如之官制禮樂詩書之官也周

書死則以祭於廟宗廟之謂先師也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

授器之屬司與司同皆祭則舞舞者立也乃退償于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率則實實于東序也曾之季者釋奠于東序

天子親學大昕鼓鐸所以警眾也警猶起也凡用樂

先聖焉又謂奉也秩帶也前猶禮也使有司屬其事季常

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將出征受命於祖告祖受成

於學定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季以訊訊誠告

齊王正始中有講經編輒使大常釋奠於辟雍以大牢祠

孔子以顏回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比日於大學太始六

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於辟雍鄉飲惠帝之為太子

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大學

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帝皆親釋奠

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

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大學釋奠禮畢會百

官六品以上時无用子生有司奏應頭二季生百二十人大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釋

聖先師禮又有釋奠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

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志

依上公尚書令十險議周禮春入李釋來白舞祀云始於支
五祀則重陸納車輿調宜七廟宜依學法之爵范稱依周
公之制用王者儀而直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曰宜備
非自交祀祭則四貴於致敬之所共致嘉吳先師則其外况
公即事惟允元嘉裝
公之議故軍可依也

元會太子著絳紗襪音博本祭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
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
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
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
幸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六年皇太子表其
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青之議疑之議
中臣續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宜父鄉魯稱盛殊汶無設師
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制可二

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
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
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大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大學諸
生階下拜孔聖揖頤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
廟博士以下亦每月初張馮議曰不拜頤子者按李堂旧有
節而末詳顯子無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資巨而
則與手吾同也夫大賢恭己既揖焉於君德回也如愚豈
分同矣

唐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
鄉飲酒禮州縣李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

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李官爲主
爲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州
學判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李令爲初獻丞
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循附禮令以爲求制七年二月
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又
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觀釋奠永崇二年二
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
學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
從曰昔乘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
夫以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馱服魏晉以降迄于隋氏朝士又
駕平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代據鞍顧盼斯則
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
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
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車馬
御鞍宜從襲服束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裘衣博帶方履高
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衣服且長裙廣袖襟如翼如鳴
佩紆組鍤二奔二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竿之間儻馬
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絳驂
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廢改
皇太子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開元十一年詔春
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二十七年八月因釋奠
文宣王始用宮懸之樂二十八年二月勅文宣王廟春秋釋
奠宜令攝三公行礼著之常式國子祭酒劉瓌奏准故事釋
奠之日群官道俗等皆合起階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
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以皆
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也

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无樂又不備卒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合樂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又矣李者莫知所師則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李直官生貢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李廢而釋奠之禮亦以其著令故不得廢李廢矣无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李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者所享以爲夫子祭有所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哉

茲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見者殆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事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号以褒崇之講正其礼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李之者莫肯尽心焉 歐陽公文



